

## 文学之“五四”永恒之薪火

董晓可

五四青年节，是一个属于全体中国青年的节日。青年者，困厄中破局而出向阳而生者，搏击风浪激扬岁月芳华者，承载历史厚重与时代激情者。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日子镌刻着民族觉醒与青年担当。从这个意义而言，谈论文学的“五四”，意义非凡。

百年前的文学“五四”，肇始于一场文学革命。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后迁京。在刊物的创刊号上，有这样一则名为《敬告青年》的宣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正是在这种激荡着青春与解放意志的自由宣言的感召下，一群怀揣社会理想与进步思想的青年人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的堡垒发起了猛烈攻击。从1918年1月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鲁迅等人纷纷给该刊撰稿，很快形成了一校一刊为主体的文化战线，一场以文学革命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推进开来。在理论思想领域，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提倡以白话取代文言，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通俗的国民文

学，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阵营进行了摧枯拉朽的冲撞。在文学艺术领域，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新旧文学“界碑”的典范性质，开启中国新文学的道路。这场以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武器的新文化运动，最终在1919年5月4日将影响扩展至社会领域的革命实践中，并以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而为我们永久铭记。今天，我们回望这段文学的“五四”，前辈们的青年开拓精神，仍然让作为“后浪”的我们内心激动、热血沸腾。

百年前的文学“五四”，激发着我们的爱国情怀。一百年前，李大钊先生曾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要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仍记得郁达夫借助弱国子民的留学生，临别前发出的“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小说《沉沦》)的殷殷呼喊。仍记得闻一多以烛为喻，所抒发的“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诗歌《红烛》)的拳拳之情。那时的祖国积贫积弱，前辈们以决绝“破壁”之青春志气，担起了救国于水火之伟大使命。今天，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相信作为青年的我们定会心里有火，眼底有光，带着风华正茂的意气去昂扬奋斗，励志追求“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如果说，百年前青年作家的爱国使命，体现在拯救民族国家于危局之中。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应当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对祖国发展脉动的把控和对广大人民深深的爱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民族危亡之际，艾青的诗句激励着我们当下的青年作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走出个体狭小空间，以个人之“小我”融入民族国

家发展的“大我”之中，勇敢地激浊扬清，情系人民，发挥文学的社会导向功用。

百年前的文学“五四”，呼唤着我们的创造精神。一百年前，一代知识分子以“启蒙”之姿态，请来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以期实现“立国先立民”的具有健全人格的“新民”之诞生，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行。为了实现这种理性烛照之目的，彼时的文学家们付诸了巨大的创造精神。散文社团“语丝社”以“任意而谈，无所顾忌”为理念，以泼辣幽默、讽刺强烈的文风，极力抨击旧物，催生新物产生；诗人郭沫若以《女神》之涅槃重生与造物精神，承载了千千万万青年渴望民族新生、开辟宇宙洪荒的宏伟激情。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历史走到今天，当前辈们将沉甸甸的创造之财富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接力创新之棒呢？从社会现实来看，我们要真正立足新时代城市巨变、山乡巨变，在新的社会转变与改革中书写时代新人，反映时代新声；从艺术变革来看，我们要在古今、中西互融互鉴的文化格局下，勇立潮头，探寻中华文学的当下回响，努力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从精神需求来看，我们要在当前大众媒体时代，努力实现文学接受困境中的“破圈”，以新颖而健康的作品引领时代发展。总之，我们要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勇敢奋进，勇于开拓，谱写新时代的青春华章！

文学之“五四”，永恒之薪火。亲爱的青年，青春是一段珍贵的时光，愿我们于风华正茂时，勇接“五四”之接力棒，气势如鹰，心如磐石，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时代大潮中发出青年声音，用青春之力量推动时代前行。

## 双塔

和出图

## 人生，艰辛的跋涉

王珊珊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统计学生信息的时候会问：“有新增的非农户没？”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意义，甚至不知道“非农户”是哪三个字。初中时，第一次读到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才理解了“非农户”的意思。小说读得酣畅淋漓，如何写得好？却说不出第二句来。如今再读，已然是一种滋味。

只十里，一边是县城，一边是高家村；只十里，一边是城市户口，一边是农村户口；只十里间，路遥用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汹涌澎湃的时代变革下，青年人波谲起伏的人生。

小说充满了“对抗”，展示了时代浪潮中普通农村知识青年走向城市、走向现代的人生困境和艰辛跋涉。小说主要人物高加林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被撤职，成为公社劳动的一员，在他逐渐适应农民身份的时候，命运安排他成为县委通讯员。正是春风得意时却被举报，最终又返回民办教师的岗位。情节发展顺其自然，对抗顺势而来，情理之中又预料之外，令人徒生慨叹。小说更充满了“温情”，高加林或得或失，都有淳朴的人给予他新的力量。善良无私的德顺老汉、勤劳隐忍的高玉德夫妇、坚强豁达的巧珍、真诚给予安慰的父老乡亲等等。高家村的土地或许无法满足一位知识青年对于理想城市生活的追求与想象，但这里，美好的品德和智慧，却可以茁壮成长。

因此，在“对抗”和“温情”的双重作用下，高加林也在不断进行的品质考验中完成自我救赎。十里地间的几番来去，乡村民办教师岗位的失与得之间，他明白了，人绝不可能在软刀子中获得自身的意义，在任何地方，善良与邪恶、正直与卑鄙、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并存的。这样的体悟虽然不能穷尽对于社会、世界的认知，但是会使这份认知变得更加成熟、厚重。他不再嫌弃巧珍大字不识，不再嫌弃村民俯身黄土，他才真正理解并认同德顺爷爷口中说的“金子”，才会“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路遥在小说里写出来的，是一重重或失意、或艰难的苦难悲剧，但在故事里，我们能看见贫瘠乡村里淳朴善良的美好心灵，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希望。

二十三章完结，开启了并非结局的结局。农村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也将通行证发给每个人，大规模的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即将开始，一个颠覆性的时代已经萌动，需要无数个高加林。他们的年华，必将与时代联结在一起，平凡却不平庸。

路遥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所以他的作品，乡土气息、生命力量，都浸润着作家对土地、人民，乃至生命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经时代，愈加熠熠生辉。对于读者来讲，文学不能抵御历史的冷暖，不能改变时代的困境，但文学经典中流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让光亮和希望洒向一代又一代，让美好的种子适逢春天破土发芽。



《人生》连环画版封面图

经典漫谈  
(10)

## 小说《人生》相关评论

○路遥和他的写作，尤其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无一不是直面时代现实，书写当下生活，但他更为在意的，是变革现实中的人的命运的转折，他至为重视的，是缭乱生活中人的精神的异动。在直面现实中直指人物，在直击生活时直奔人心，使得路遥越过了事象的表面，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白桦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书写“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命运。这部作品也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回归现实、探索“对人的重新发现”的小说之一。因其在思考上的前瞻性、深邃性、表现生活的深度与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上，均超越了同时期的许多作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梁向阳

## 沉入细节 醉于文字

读葛水平散文两篇

韩玉峰

葛水平，很年轻，是才女。她是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又是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教学、创作双肩挑。她还喜欢画画、拉二胡，甚至粉墨登台演戏，真是“破圈”、跨界，多才多艺，难得至极。这一切都是为她的创作进行必要的知识准备和生活储备。

葛水平主要是写小说的，尤以中长篇小说最为驰名。写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小说是文学的大宗，文学就是人学。写小说要重视细节描写，细节是构成情节的主要成分，细节的真实是构成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的基础。写小说要讲究语言，语言接近读者、为读者所欣赏，才能拥有最大的读者群。葛水平小说的语言既有朴实无华的一面，又有清新柔美的一面，一切取决于她书写的题材和所要表现的内容。葛水平的散文就具有小说中写人物、重细节、讲语言的特质，令人不禁感慨散文还可以这样写。

先看《那一声“干”叫盛世繁华》(见2023年11月15日《中华读书报》)。

古往今来，文人爱喝酒。喝酒有规矩，有讲究，要了解酒的酿造技术。宋人刘敞所撰《酒经》三卷专言此道，但不像唐人陆羽所著《茶经》三卷那样更为人们所知。《中华读书报》独辟蹊径，开一“酒事江湖”栏目，以应爱酒人士、仕庶百姓之雅好。栏目发表了许多名家名作，早有孟繁华的《酒坛高道——看文坛大师们喝酒》、苏童的《往事的酒杯》，今有葛水平的《那一声“干”叫盛世繁华》。这篇文字散发着浓郁的酒香，让人醉，使之虽属于“酒事江湖”，但充满了人间的乡土味、烟火气，这浓郁的酒香真让人读着心畅、闻着过瘾。

文中说：“酒是植物世界给予人间最现实、最醒脑的关怀，是饭桌上常驻的风景，是掏心掏肺说话，然后忘记一件事的幸福。”葛水平不仅写了酒，而且写了人，有用蟒蛇皮和马尾巴毛制作二胡的父亲，有在韩国首尔地下酒吧弹着吉他演唱的老艺人，还有在北京动物园门外演唱的年轻人。

再看《一面百味的境界》(见2023年12月1日《山西日报》)。民以食为天，山西人爱吃面。《一面百味的境界》一文极其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切。葛水平说：“来山西看古建之外，最让你动心的，怕就是香透窗棂的那一碗面吧！民以食为天，这是千百年来民众生存活命依附的一个大真理。填饱肚子不生气，依据常识行事，生活才会有鼓舞的日子出现。在山西，填饱肚子，面，居功至伟。”千百年来，人们对面的态度，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水平。有面吃，才能饭饱生余情。”作家就吃面写的对话：“吃面。”“吃啥面？”“刀削面。”作家说：“你听了这样的对话有啥感觉？我感到了麦穗里面的福气正朝着美好的生活鼓出来。”

葛水平最爱吃的是山西的刀削面。她说：“山西的刀削面内虚、外筋、柔软、光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刀削面传统的操作方法是左手托面，一手拿刀，将面直接削到开水锅里，其要诀是：刀不离面、面不离刀，胳膊直硬手平，手端一条线，一棱赶一棱，平刀是扁条，弯刀是三棱。”要说吃了刀削面是饱了口福，那么，观看刀削面则是饱了眼福。1985年，山西财贸系统在太原城技术比武时，饮食行业的削面高手每分钟削118刀、每小时可削25公斤面粉的湿面团，有顺口溜赞：“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葛水平说：“有面吃，实在是有一份无可比拟的踏实啊。面滋养了人的筋骨，也滋养了人的精神。想想看，出产麦子的地方，每人每天都要吃面，一碗面下肚，天塌下来也不会慌神，还扬着头说：‘再来一碗！’面是北方人的天，是把日子过得成光景了、憋着足劲走在人前头去的精神。面是走长路的粮食，是把人安顿住了，以圆润姿态把持着每一颗或远或近的心，是诚实、稳当、知足、认死理和一好百好的德性根源，世上的山珍海味再好也抵不过实实在在的在一碗面！”可见她观察事物的细腻和纯熟的语言功力。

## 文艺的劳作之美

曹向荣

文学写作是苦差。十年寒窗称得一苦；挖空心思著锦绣文章是二苦；为写作守一生为常人所不忍是三苦。

文学写作这样，各门艺术的劳作无不如此。幼年看戏，只看花花绿绿，人物闪耀。听得“夏练三暑，冬练三九”，不胜唏嘘。细究戏中角儿的一招一式，那戏里“打棍出箱”是惊天的，那跳功、翎子功、担子功、扇子功无不奇绝。戏中有乾坤。初识音乐，是听歌。听歌是散漫的，按扭打开，一首接一首，一曲接着一曲。偶见沉静寂静的山岗上的吹笛人，笛声时续时断。那笛声回荡在田野，回荡在天地之间。盲人说书的桌面摆着喇叭、喷呐、大锣、小锣，还有那轻亮的铜锣、喜人的小鼓，二胡抱怀，梆子握在手心。也曾站在戏班的乐池边，看一班人吹拉弹唱，成一体统。真正感受到乐器有生命，是在剧院。几十上百人，人手或笛，或箫，二胡、喇叭、琵琶，指挥家的手轻轻一一点，带起一片乐声，如吟如唱，激越如雷，舒缓如水。

书法绘画，手中一枝笔，那笔各式各样。书法绘画之人，屋中一大案桌，案上铺一毛毡。那雪白的毛毡无穷之大，存无穷之力。笔行毛毡之上，如犁行田野。书家的字如墨的画，竖横勾笔如将军点兵。作画如书，三笔两笔描出山水房屋、亭阁花朵。书与画均从那一笔开始，却是笔到之处，那房屋是雅致的，花朵因风而开，远远的山脉半隐于雾中，潺潺的溪流似有水声。这与画三笔两点的背后有着20年、30年磨炼，是功力一点点积累的果实。

摄影艺术不只是练就一双审美的眼睛，贵在作品多得上天成就。摄影人先不提学问经验和技巧，只说那从早到晚、日复一日的守候成为一种磨炼。那浓雾弥漫或者彩虹出现诸般的天地造物，像是专为摄影人准备的礼物，常常给摄影人以惊喜，成为摄影人最大的慰藉了。

那曲艺、舞蹈、杂技等艺术无不如上所述。耐得住烈火的煎熬才得悟空的火眼金睛，那数九寒天的腊梅独得清空艳丽。热爱文艺的人甘愿受磨砺之苦，耗尽一生行走在各门类艺术的道路上。

文学艺术是手工劳作。写作是劳作，唱戏是劳作，书法绘画是劳作，摄影是劳作，曲艺杂技是劳作。它们不只是劳作，而且是怀着古意的手工劳作。文艺的手工劳作是慢的。它的慢表现在手法成熟之慢，表现在成熟之后运作之慢。这种慢，远离物质生活，孤独地存在，沉

默地表达。只有这样，才能令文艺人的个性得以施展，才情得以抒发，灵感得以腾飞。

文艺的手工劳作是美的。它的美表现在从生到熟的艰辛之美，表现在成熟后挖掘和创造的呈现之美。文艺创造者是在打磨文艺作品，也是在展现时代的精神气象。创作的作品如新生的婴儿，各具天然姿态，感动着人类、社会。文艺作品是沉潜中迸射出的火花。火花四射的美好和光亮昭示文学和艺术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文艺不仅给社会和整个世界增添声色和光彩，重要的是给世界增添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我们读书、看戏、听音乐、品书画，文艺在给我们带来愉悦的同时，会给我们情感的满足、审美的智慧、道德的提升、灵魂的拯救。

文艺的手工劳作藏有传承之美。“恢万里而无闾，通亿载而为津。俯聆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这是西晋文学家陆机《文赋》里的话，艺经一样一脉相承。这便是树有根底，水有源头。这种对源头的探索，表现在文艺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在文艺的研究文字里。文学艺术创作不能凭空而来，“万卷书”是必读的。戏剧、音乐、书法、绘画一样从学习中来。这些艺术从手把手学习中来，从艺术研究的成果中来。比如：一篇研究戏剧的文章，由金墓出土文物写对河内杂剧的探源。又比如：一篇研究音乐的文字里，有对于盲人手持吉乐器的有趣记载。文学和艺术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汗水的凝聚，更是思想的结晶。文艺是火种，历朝历代投身文学艺术的人们默默地劳作，将几千年的文艺理想延续下来。文艺的传承带有古人的文人气息、道德崇尚，将几千年文明保留至今。这是文艺的力量。文艺的传承，有着历史沉淀过的真实和纯净。

我们的文艺是一棵大树，它不是容易成长的杨树，它是榉树、楠树，是可造的宝贵之材。我们文艺人一代又一代满怀信心，为着文艺的发展传承，忠诚守候，薪火相传。神话传说中西弗斯拼尽全力将巨石一次次推向山顶。我们热爱文艺、从事文艺的手工劳动者，头顶巨石，周而复始，姿态纷呈。被推举的那石头终将会又一次跌落，但每往上举一次，带着时代的印记，有其独特的经验和意义。

天赋总是有限的，热爱文艺的人用有限的才华创造了无限的美。愿每一位真心爱着文艺的同行者，永怀敬畏之心，勇敢地、辛勤地奔赴在各自的劳作道路上，开拓新的“疆域”，以回应人们多样的呼唤和期待。

## 作家谈艺

